

第八十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 资料

知识产权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80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八十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八十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的建设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伯铎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目 录

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

……〔美〕谭精意供稿 阮芳纪 黄春生 吴 洁整理(1)

黄炎培致张元济遗札

……………张树年供稿 承 载整理(19)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名录……………(52)

近代来华新教差会综录(上)……………黄光域(68)

藏园笔记二篇……………傅增湘著 王会庵整理(112)

丙申黑龙江矿案原委……………袁大化著 魏长洪整理(116)

奉郭战争重要日志……………王贵忠译(121)

大江会……………侯菊坤整理(143)

重光葵手记——缪斌事件……………郑 基译(172)

《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李玉贞译(186)

国立清华大学实施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史料

……………陈兆玲整理(221)

· 史料发凡 ·

近代史料考证述要……………祁龙威(253)

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

〔美〕谭精意 供稿

阮芳纪 黄春生 吴 洁 整理

1899年7月，康有为流亡加拿大时成立的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或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亦称中国维新会，简称保皇会，是20世纪初年的一个重要组织，是迄今研究还很不够又很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组织。

我国大陆史学界在文革前，大多根据保皇会坚持保皇，义和团运动时期又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的基本态度，对保皇会几乎都是简单的全面否定，很少做过具体的分析研究，与此相对应保皇会的资料也缺乏全面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以致对保皇会的基本状况和一些重要活动还都不甚了了。文革后，情况开始有些改变，首先是资料的发掘有些进展，如上海文管会编辑的《康有为与保皇会》、《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等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着手对保皇会进行具体的研究，如对保皇会不同时期的影响和作用加以具体的分析，海内外、国内外的研究也开始有了交流。

1990年11月，美国的谭精意(简·拉森)女士应邀到历史研究杂志社和我们合作研究保皇会。谭精意的外祖父谭良，字张孝，原籍广东省顺德县甘竹，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后学中医悬壶美国洛杉矶，保皇会成立后他是洛杉矶分会的负责人，积极参与保皇会的活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徐勤等保皇会重要人物有密切联系。谭张孝留下一份私人档案，包括同他往来的信札、诗文，还有文告、传单、帐目、字据等三百几十件，其中大部分是手稿，粗略估计有近一半和保皇会有关，有六、七十件是和康有为、梁启超、徐勤往来的信札、诗文。

我们这次历时20多天的合作研究，一是整理从谭张孝档案中选出的10件手稿，逐一进行辨识、断句、标点、考订、注释，同时帮助校订该手稿的刘崇纯和谭精意的英译稿；二是就保皇会有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是从整理10件手稿中提出的问题展开的，也涉及海内外、国内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还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支持，分别和三单位有关学者座谈讨论保皇会问题。谭精意在北京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又安排她到广东访问，她和广东的学者有过多次的讨论，还和汤志钧先生讨论过三次。在谭精意抵达北京前，我们就向汤志钧先生请教讨论过一次，汤先生和谭精意讨论过后还来函对我们的手稿整理工作给予指教。

通过这一段的合作研究，我们有几点初步的认识：

1. 保皇会在成立之初是基本上继承了戊戌维新的宗旨，但在新形势下也有变化，而从总的趋势来看却是和历史潮流相反越来越倒退。保皇会在中国、南北美洲、东南亚、日本、澳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埠设有总会或分会。保皇会的会众，虽然康有为曾号称有数百万是不确的，但在华侨和会党中有相当多的会众是无疑的，和同时代的一些组织比较，会众更应该说是多的。保皇会的骨干分子，基本是康门弟子、维新派人物和华侨、会党的一些领袖人物，粗略估计不下数百人。张玉法先生1971年出版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列表介绍过庚子勤王的保皇会人物315人，应该可以把这315人的大部分看作是骨干份子，会众当比此为多，何况这只涉及庚子勤王之役，而保皇会的存在至少说有七、八年，如果不拘泥于会名、会章的一些变化，那么保皇会的历史就有十余年。保皇会筹集的活动经费和倡办各种公司的资金的总数，迄今未见有准确的统计，但可以估计为数也相当可观，这仅从保皇会在海内外设有160多个总会、分会，创办有一批报纸、学校、书局和公司，以及维持了康梁等一批流亡者多年的海外生活，就足以看得出来。保皇会和清末十多年的众多的组织、事件、人物都有过关系。保皇会起初和革命派有过某种联合，后来分野日益分明，最终俨同敌国。保皇会最主要的公开活动是在海外华侨中间，在一些地方曾一度取兴中会而代之。这固然应该看到“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起过欺

骗的作用，但也还要看到，保皇会曾大力倡办商会，集股办各种公司，提倡保商，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反美爱国运动之类爱国和维护华侨利益的活动，热心办学，倡导和支持游学等等，自有其适应华侨要求的地方。保皇会在两粤和长江流域会党中，也进行过大量的活动，一度一些会党也被拉了过去，这恐怕也不完全都是靠“用钱收买”。保皇会除了武装勤王、发电上书请求归政、策划暗杀“贼党”外，和清政府的地方官员、驻外使节，乃至中央官员、王公贵族也都有广泛的联系，进行过许多活动。保皇会和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民间人士，也有广泛的联系。以上列举，难免挂一漏万，但足可以说明，保皇会的确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

2. 对保皇会应该作历史的全面的研究。即以“保皇”来讲就需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保皇会认定保皇、光绪复辟，就可解决救种、变法的问题，这自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也应看到，这与戊戌时的尊皇，幻想借皇权达到救亡、变法，并无根本区别，或者还可以说这时的保皇正是戊戌时尊皇在新形势下逻辑的发展；再具体一点，保皇会是如何保皇的，起过哪些作用，产生过什么影响，如果对这些进行一番具体的分析研究，那么对保皇会保皇的认识就会深入一大步。类似的，如保皇会的“攻团匪”、反对革命、对外国帝国主义存有幻想等，也都需要作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又如，这时的康有为曾大力鼓吹“物质之学”，认为它是中国欠缺之最要者，是国之存亡视之的重要问题，这种认识是如何产生的？与戊戌时主张变革制度是何关系？与洋务派的洋务思想又有哪些区别？类似的，如主张地方自治、官制改革等等，也都需要具体深入的研究。一句话，简单的全面否定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对问题作历史的全面的研究，从而得出科学的认识。

3. 要具体深入研究保皇会，首先就要下大力气进行资料工作。以保皇会创办的众多报纸为例，除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已见有较多的利用，而其它许多的报纸则大都只见有零星的利用，这首先恐怕是其它许多报纸搜集起来有很大的困难，因此首先要解决搜集的问题。再以前面提到的《清季的立宪团体》所列庚子勤王保皇会人物表为例，在文中注里把315个人物的资料都标明了，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广为搜集

了，但由此也可见上海文管会收藏的档案、谭张孝档案当时未能加以利用，而如果能够利用这两种档案，则肯定可以丰富和补充这个人物表。由此又可见，加紧搜集分散在各地由公私收藏的保皇会的档案、资料的重要性。

4. 保皇会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本身就具有国际性，因此要想深入研究保皇会，就尤其需要各国各地区学者间的良好合作。为此，我们有个建议，这个建议已得到北京的许多学者的赞同，这个建议是希望由广东省社学科学院和康梁研究会发起，在二、三年后，举行一次以保皇会为专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已有的研究成果，介绍各自掌握的资料，商讨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和资料工作的交流和合作。

附记：谭精意从谭张孝档案中选出10件手稿并作了英译是准备在美国刊物上发表，她也希望我们在中国刊物上发表和介绍，在一些单位座谈中也有学者提出同样建议。现在承《近代史资料》编辑部支持，我们将这10件手稿全文发表，目的是介绍谭张孝档案和推动对保皇会的研究。谭张孝档案现藏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方图书馆。为保持手稿原貌，整理中我们使用了一些符号：原稿夹注、旁注用（ ）、脱字用【 】、衍字用[]、待考用□、原误改正用〔 〕。手稿的标题和注释是整理者加的。我们这篇短文只是提出问题，对手稿的整理难免有误，衷心欢迎指正。

陈国镛致谭张孝^①

张孝仁兄足下：

日前连接两示，捧诵之下，莫名敬佩。第一函以一时失检，遗去来函之地步，故迟迟而未作复。至数日前，复得再函并汇票一纸，均照收领。今日救国之亡，全赖保皇一会。观海外人心之义愤，去腊因立嗣事，电争至百数十起，毋亦天之未绝中国，而

^① 此信写于1900年5月19日，作者陈国镛（字侣笙）发自日本横浜。

故留此海外之数百万旅民，以为还兴汉室之用欤！保皇会数月以来，声势已大振，基础已渐立。今所以迟迟未发手者，以筹款、选将二者皆极要，而款未甚备，将未得人，故将有所待也。来示云，叶、张二君皆深通英文，张现习水陆军学，此人才诚不可多得。兄既与之亲交，可否劝其归国相助勤王，他日事成，厥功莫大。盖今日正人才发见之日，而且深通英文，又可为他日外交之用。我国人之旅居外国者，如此人才正自不少，兄当随时留心物色之、罗致之，激以义愤，收为我用，此长者所谆谆告诫也。至于堪马李其人，照来示所云，正自难得，今日办事不能不借外力。彼既知兵而且有此志，兄何不说以我党如有事时，彼能募集美兵相助否？如若事成，自当酬以权利（如矿物、铁路之类）云云。以此试之，彼如应允，则令其来游时，顺道往见长者，商办一切可也。但恐此函到日，彼已起程耳。现内地布置一切将已就绪，各处豪杰亦纷纷来归附，将见义师一起，如摧枯拉朽有断然者。至募死士刺杀贼党一层，为极难事。自去年至今，已日日注意于此，已费许多金钱招致此等侠士，惟总未见一施诸实事者。前月在省城枪伤刘学询，谅亦有所闻，此正我保皇发轫之先声，亦不得谓无敢死之士。虽未能致之死地，庶足以寒奸贼之胆，壮我民之气也。近闻其弹子尚未取出，又有其已死者，真否尚未可知，容俟续报。现各埠均开办保皇会，均极踊跃异常。而盛埠尚迟迟未举，不得不仗兄鼓舞之力也。尚乞从速举办，如办有头绪，亦望时赐惠书，藉慰悬望。夫凡有血气，具存忠愤，盛埠义士仁人热心君国者必多，夫岂肯甘居人后耶？乞兄常以忠义之言，激励（励）诸君，收一人即得一人之用，集一款即有一款之用。语云：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今日正合大群以办大事之时，无论如何其于宗国未必无少补也。至会中应办事宜正多，在海外则以如上所云筹款、选将二者为宗旨而已，责任正大，兄其勉之。大埠人心涣散，此间亦有所闻。一者领事恐吓之

故；二者任公未到之故，而亦以其举总理太多，而莫能统于一也。谭树彬彼处来信多攻之，大□其为人者是揽权，而且好自尊大。罗伯棠、唐瑛昌二人近得雷维利来信，谓其前因家属被拿事（随即释放无事，谅亦闻之）亲往领事处除名洗身。来示谓会中得其维持，究竟如何？要之，无论如何究以维持使无散沙为主。兄处与彼相近，乞常以函鼓励【励】之可也。任公前以埠中疫症，不能他行，近已开埠，已往各埠□开办会事。美国之行尚须再酌也，檀山保皇会实为各埠之冠，几于无人不入云。本埠则冯紫珊为总理，此人极热心，义愤捐题会金二千余元，真不可多得也，现年为《清议报》总理。敬通①、云樵②俱已归国办事，麦君儒博③来接云樵之任，敬通之任尚未派有人来。今兄弟一人住馆，儒博则常住东京也。兹承命付来《东亚三国地志》一部、《验方新编》一部，并单一纸，到乞照察收。《华英字典》以过重违例，邮局不能寄，俟迟日再商量寄来事可也。时局发发，不尽烦言。专此敬候

旅安。

弟陈国鏞顿首 西五月十九日

盛埠诸同志义兄均安。冯君紫珊附名致候。

康有为致谭张孝④

张孝弟：

得四月三日书悉，知汝倡成会，可喜。美中各情可每水

① 敬通，即李敬通。

② 云樵，即欧桀甲。

③ 麦儒博，即麦孟华。

④ 此信是康有为于1900年6月27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亲笔所写，康有为，号更生。

详报我。堪马李^①来助甚好，惜已泄耳。惟苦饷薄难供养，然到时或饷多，则有以济之。今西人来请从者甚多。星坡巡捕官亦愿从征也。顷邱君^②再捐十万，共廿万矣。今仍患苦乏枪，而应接江粤诸路太多。今已刻期起，计书到久已动兵矣^③。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美埠甚多，何所得之区区乎？此次北乱，中英开仗，吾得随意购械，真天赉也。惟津法租界全毁，英军八百全没，俄国三万入京。北京必倾，中国大分，然或者复辟之事及中国自立之举，即在此乎？闻谭树彬将我书漏出赏报，罗省技埠^④亦然，后一切书札切宜谨密。去年开会之事，实藉树彬一人不畏强御之力，其时各人皆无书来，但谭一人，故我不能不藉其力而复之。（何将此情告唐、罗、崔三人？）自十二月子肩有书来后，即归总会，谭树彬但□之复之。今唐琼昌、罗伯棠、崔子肩频书攻谭树彬，云其受何佑^⑤主使泄阴事无所不至。究果然否？据谭树彬前后来书，乃一极粗人耳。若如此，则是奸人两造相攻，吾无从遥断，汝可密查复我。至马袁堂到大埠将一年，徒费公款，加拿大于彼极有□言，弟可达我意传令还埠，否则恐各人不理。此等小人，当时以无人渡美从权发遣，不知其无耻如此也。此复。

六月朔 更生

-
- ① 堪马李(Homer Lea 1876—1912)，又译作孔马哩，今译荷马李，美国人，早年入太平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曾和保皇会合作拟为训练维新军，在美国筹办军事学校。后结识孙中山，与革命派合作。
- ② 邱君，即邱菽园(1874—1941)，原名德馨，字炜藹，自号星洲寓公。福建海澄(今龙海)人。光绪举人。1898年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宣传维新救国。1900年被康有为推举为南洋英属各邦保皇分会会长。同年捐款叻币25万元资助自立军起义。后因康有为扣压华侨捐款，遂与之决裂。
- ③ 康有为、梁启超曾计划利用义和团运动时机在两广等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为此，康、梁发动海外保皇会捐助，并购买武器，联络国内会党。由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而导致两广等地的武装起义计划未能实施。
- ④ 即洛杉矶。
- ⑤ 何佑，1899年10月至1902年10月任清政府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康有为致谭张孝①

张孝仁弟：

三月廿一、四月廿一两书收。孔马哩未知内情，其说不可行（有一西人摩近大攻孔马哩，以为西人之学不齿其人），凡外埠之人不知内情。试问今日之事为何事乎，乃秘密之事也，稍有疏泄，则办事者杀身无地矣。港、澳皆驻委员密查，我事同志数人知之。然今各事犹皆败于泄，至〔致〕使大款涂地，人才陨落。汉口之事②尤为大鉴。自秋冬来，每我辈欲为一事，地方官未有不知。知则即行戒严，即行捉获，险至万分。此岂若两国交兵，明修战具，明派将官者耶？而来书所言竟若立国者，何其朦于内事乃尔？明知大集众埠必得巨款，但办事两年，人情已知，稍有所失即行退沮。自汉败之后，罗、唐③被捉，捐款寥寥，然则即使各埠咸集所得亦无多耳。此次大事全藉菽园乃有所举，在各埠一鼓作气之始已属无多。彼等不知，纷荐西人来，即孔马哩已费数千，而未收分毫之用。假若纷召各埠，则所捐得之款，尚不足养各埠议事之人，况言办事乎？孔马哩及容纯甫辈，皆纯乎西风，开口辄问我会千数百万，其军械宜买几百万，某轮船宜买几百。不知我会大如蚊血，小若蚊旋。即汝所经各埠所捐，多则千数，小乃数百，以众蚊之血而供大象之一啖且不足矣，如孔马哩所言，不类于梦话乎？外埠不知内地办事之苦，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岂不可笑乎？且观已捐之埠，即如加属之热心，亦无分毫加捐，盖财力有限，不能勉为也。澳局因各省委员常驻窥探，连捉吾党，屡泄事机。故我阳命暂停，并

① 此信康有为写于1901年7月5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廿日），发自庇能（Penang，即檳榔屿）。

② 指唐才常等人组织的自立军起义。

③ 指罗伯棠、唐琼昌二人家属。

《知新报》^①亦行停罢。此实不得已苦极之事，自外视停罢之后，乃再行密开。凡此办事进退机宜，皆不能告人，汝密知之以解众疑可也。故凡有言澳事者，皆自特造以为停局之计，实则避委员也。以此区区小局尚不能立，况如汝直视若立国乎？故有人凡言澳事者，皆勿信，但言因被委员被泄密掩可也。汝已知书札已被人拆阅，故一切来往之信不能尽告实情。观汉得书后杀二千余人，至今未已。大埠之捐款有限，而内地之被杀无穷，故近来各事皆在庇能我亲主持，澳局停与不停无关也。且可告各埠，言内地办事之难，死人之多，失事机之甚，令各埠释然。此后汇款通信，可直汇来庇能交我亲收可也。起用之说有之，乃皇上曾问过并电问张之洞我何在，惜所问非其人，不知如何答法。但一回銓亲政，可望召用耳。为君力^②辩诬，甚好，后有此可照办。今日务以开新埠为主，必开新埠乃可有款。若旧埠则虽苏、张之舌无能为也，徒生是非耳。君勉^③现计已到，汝可与勉、力^④二人合商开新埠、筹新款之事。此注望于汝。此问
 动定。

庇 言五月二十日

康有为致谭张孝^⑤

张孝仁弟：

五月、六月先后付寄各书想得收。徐君勉已释。何领事无端

-
- ① 《知新报》为清末维新派主办的报刊。1897年2月在澳门出版，康广仁、何廷光、徐勤等办。初为五日刊，后为旬刊。1898年12月停刊。
- ② 君力，即梁启田。
- ③ 君勉，即徐勤。
- ④ 勉，即君勉，徐勤也；力，即君力，梁启田也。
- ⑤ 此信康有为写于1901年8月22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发自檳榔嶼。

作孽，力攻保皇，前两月电粤督拿君勉家属。陶方帅^①谓：“保皇亦捉，则保贼者何以办之。”陶督甚爱我，甚好维新，甚助我党。罗、唐两君家属特已释放，数月来曾经三次吩示地方官，奈为巡抚德寿所阻。今居然力争放之，虽托人打点，而如此大事非陶督力主不能放罗、唐家属。何领事冒认为功，可见其欺人太甚矣。从今该领事虽为难，而陶督必不肯从。已捉者犹释之，况未捉者乎？凡我会中同志，益可发愤舒放，无所牵畏矣。望遍告各埠同志，共相解慰，痛加鼓舞，扩充会事。想贵埠诸君子闻此佳音，必当同声欣慰也。回銮在即，已托人于陕西、北京照料，又大托日本，今不便详告。此问

近好。

庇言 七月初九日

康有为致某君^②

不见复忽忽九月矣，回望故国只有神伤，东望西欧更思故人，比维使节万福。游欧十一国后，由加入美，所阅愈多。今日中国所欠缺者固多，而最要者乃物质之学。各国之强，实在汽电、工艺、兵舰、枪炮，不在乎自由、立宪等空论也。此事非一蹴可几，如欲之，亦须数年、六、七年乃七成就。而今所派学生率学空论，则与同文馆旧学何异？亦与八股何异乎？今当亟亟派生数千人学物质，一县两人，派自该县经费亦不难也。然力实不逮，就学之才亦无，则请各国名匠还国，因地开厂教之，所得才更多。请名匠之资勿吝也。如是五、六年后，物质之才粗足，工商农矿兵舰之事渐兴，而国差可立矣。不此之图而终日狂行，犹之楚北行，虽勤而无当也。今中朝非不欲变，其如盲人瞎马，夜

① 陶模，字方之，1900—1902年间任两广总督。

② 此信写于1905年4月12日（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八日），系康有为手迹。

半临深池河。第二事则今九卿会议居然有上议院之意矣。惜法规未定耳，然合数十瞽者以扞盘论日，虽胜于数人之□行，庸有当乎？无下院而开上院其本矣，然今中国实未至立宪、开议院之时，尚须十余【年】之后也。今之计，宜先开各省府县乡议院，举行地方自治，令国民人人得出其力，以之理财举事乃始有基，不然袁、张之欲行印花税^①、邮政局而付之县令，此《周礼》所不能任也，而望有效乎？故今改定官制，不从升大县令、裁道府、折督抚（今江淮巡抚已行之矣），开自治而欲有效，是航海而守绝流断港也。英先开汽机而强于大地，德经营工商学三十年而驾英矣，美经营四十年而今富冠大地甚矣。物质汽机之要也，国之存亡视之。英之苏格兰京噫颠堡^②者，机汽之祖也，其博物院皆机汽之具，各国无比，宜令吾国各省会皆仿苏格兰博物院，每机置一具，而请一匠师司之，游院者即以教人。则人先知机器之妙用，而从者有所入门，不期劝学而自劝矣。此为教物质学至简易之法也。去年寄呈拙著《官制考》一书，自谓心得之言，字字实行，非同空论。若今日欲改官制而不从此下手，必不能成。中朝今亦日变，惜其不知所行耳，来日大难，恐后欲为之而瓜分不我与也。危急之心其何可言？怀抱千万不能尽之，择最要者数事言之，若承采择，望力言于当道，每一事也，万努〔弩〕发必求行之，乃至他事必有济也。若夫理财之方，仆亦有良法，但苟非其人，仆未敢言；且不行地方自治，仆之策亦未能行。爱国万端，日发日生，惟公知我敢献芥曝。

敬请

勋安不一。

三月八日由美国发

① 袁，袁世凯，张，张之洞。清政府曾几次讨论实行印花税，但均未实施。1913年民国政府正式征印花税。

② 今译作爱丁堡。